

香港 贺原著

红
艳
情
侠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红艳情侠

香港 贺原 著

文化艺术出版社 山西省新华书店发行

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

787 × 1092 开本16开 印张9.5 字数270千

1988年10月北京第一版 1988年10月北京第1次印刷

ISBN 7-5039-0247-7/I · 154

印数1——100,000册 定价2.50元

内 容 提 要

《红艳情侠》描写了许庭瑶的家人被莫名遭杀及齐鲁三义的二义同时被杀，迫使许庭瑶流落江湖，无意中因祸得福，获得武林绝世奇人遗下的一部集各大门派武学精华之奇书，经过高人的指点和传授，学会了绝奇武功；同时也查明了真正的仇人——江湖黑帮“骷髅教”及其帮凶，此后展开了惊心动魄的生死搏斗。

本书以江湖正邪两派之争，展现了一个规模宏伟，光怪陆离的武林世界。它具有传统武侠小说的特点，即情节的奇、险、玄，然而与旧武侠小说迥然而异的是，它具有文学性。通过众多似幻似真、身怀绝技、经历奇特、性格诡异的武林英豪的描写，使武林各派恩怨纠葛更为生动。有识者曾云：“武侠小说是成人的童话。”为此读者在阅读中自应严加鉴别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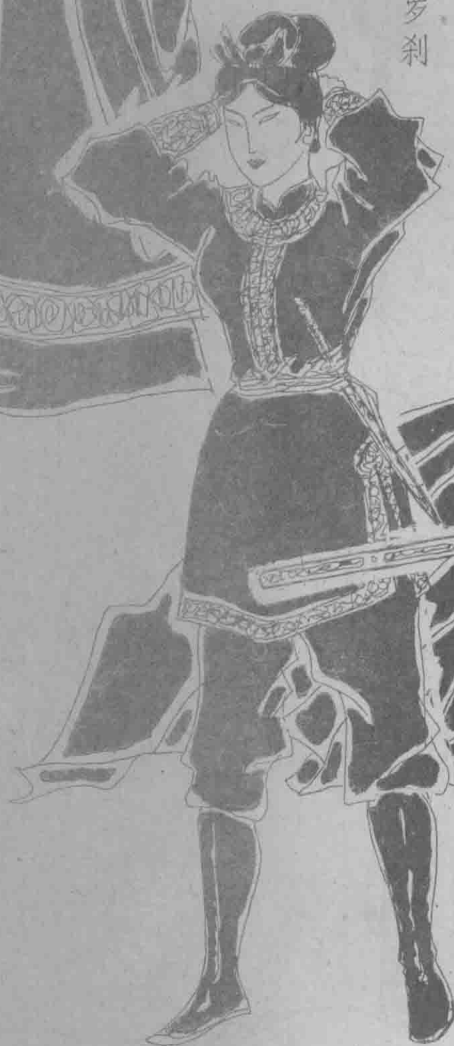
妹们
长
出
心
三
身
上



骷
髅
教
主



兰袍道人



玄衣罗刹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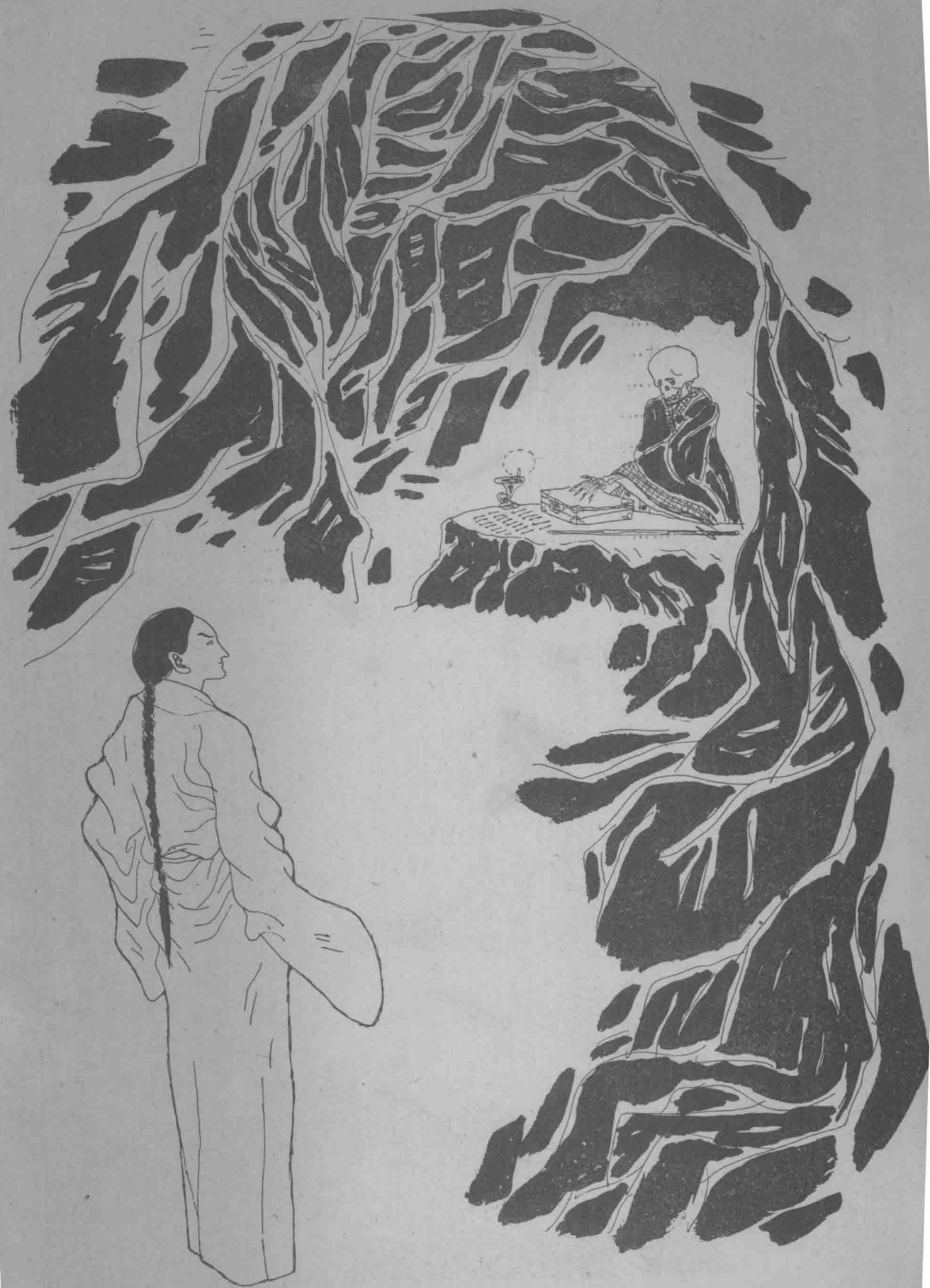


许庭瑶



毕云英





目 录

第一章:约而不会.....	(1)
第二章:重重疑云.....	(13)
第三章:座上嘉宾.....	(26)
第四章:新月修罗刀.....	(38)
第五章:子午银钉逞绝技.....	(50)
第六章:盛会前夕.....	(62)
第七章:旧事重提.....	(74)
第八章:不测风云.....	(86)
第九章:顺生逆死.....	(97)
第十章:不共戴天.....	(108)
第十一章:守株待兔.....	(120)
第十二章:石城赴约.....	(131)

紅 艷 情 俠

作者 贺 原

第一章 约而不会

三年了，这三年来，江湖上平静如恒，并没有发生惊人的事故，但江湖上的人，谁都有一种感觉，江湖上定然发生了一件不平凡事故！

那是因为这三年来在江湖上久负盛誉的五派一帮，不仅门下弟子，几乎全体出动，甚至连很少在外面走动的人物，也时常在江湖上露面。

他们究竟忙些什么呢？这是一个闷葫芦，五派一帮的人，守口如瓶，讳莫如深，外人当然谁也弄不清楚。

三年时光，虽然并不太长，可也不算短，如果有什么变故的话，早该爆出来了，但江湖上依然平静如昔，时间冲淡一切，先前所引起的猜测，也在人们的话意中，逐渐淡忘。

这是三年后初秋的晚上，银河如洗，新月如刀！

古灵山，太乙崖上，十几棵稀朗朗的参天古松之间，正有四个人或倚怪石，或傍松根角坐着，谁也没有开口，如果说他们互不相识，怎会在同一时间，同一地点相会！

如果说他们是相约而来，又怎会一句话也不说？当然也可以说他们是为了某种原因，不愿多说。其实，这四个人在武林中，却是大名鼎鼎的人物！

比如那个斜倚石松而立，头簪朝天髻，身穿青色道袍，脸如古月，额下留一把花白长鬃的，就是武当派掌门人冲虚子。

瞑目枯坐，白眉低垂，齿牙已脱的灰袍老僧，是峨嵋伏虎寺方丈白眉上人。

蹲坐石上，一身青布衣裤，青布包头，鹤皮鹤发，左手已残双目精光如电的老妪，是华山独臂婆婆。

箕踞崖前，腰背微驼，独自吸着旱烟管的灰衣老者，是昆仑一鹤陆狷夫。

这四个人，在武林中，可说都是举足轻重的一派掌门之尊，他们选择在太乙崖集会自非偶然！

但他们除见面时互相打了个招呼之外，谁也没有多说，三年来，为了保持一派帮誉，大家都守口如瓶，此时自然也无话可说。

不，就是要说，也不知从何说起？

因为直到此刻，他们连今晚约会的主人，到底是谁？还不得而知，甚至他是怎样的一个人，只怕谁也没见过，大家只是应约而来。

三年前一个没有署名的神秘人物留下的约会：

地点是古灵山太乙崖，时间是七月初三新月初上。

就是这时候了！

试想以跟前四位在武林中举足轻重的堂堂一派掌门之人，岂会糊里糊涂的赴一个不知姓名，不详来历的人的约会？

就凭这一点，当知其中必有原因，虽然大家谁都没有说话，其实各人心头，早已有数！

太乙崖上，空气显得异常沉闷，峨嵋白眉上人，用的是上乘枯禅功夫，此时瞑目入定，已入佛家无我相，无人相的境界，生似忘了到太乙崖是赴约来的。

武当冲虚子，清瘦脸上微露笑意，但他显的并不自然，显然心中有事，只是故作镇定。

昆仑一鹤陆狷夫，箕踞崖前，目光只是注视着山腰下面的云层深处，口中猛吸旱烟，喷出一口又一口白烟。

只有坐在怪石上的华山独臂婆婆睁着一双金光灿烂的眼睛，不住向四处扫射，此老性如烈火，敢情已经憋不住气，几次想要开口，但瞧到其他三人那种不理不睬的神情，不禁沉嘿一声，强自按捺下来！

心中暗想：“哼，今晚赴约之人，又不是我老婆子一个，我倒要看看你们，待会点子露面之后，还沉得住气不？”

啊，不对！江湖上五派一帮，并重于世，目前已经到了武当、峨嵋、昆仑、华山四派掌门，如果以此推测，还有一派一帮，准此，那么少林方丈和丐帮帮主，必然也会来无疑？

此人在三年前上门挑衅，又留下三年后太乙崖

之约，难道不衡量他自己的武功，能胜过与会的六个掌门人吗？否则，此人必然另有阴谋……

“唔！一灯大师也来了！”

昆仑一鹤果然名不虚传，居然能够透视云层，看出来是少林方丈一灯大师，这份目光，大是惊人！

独臂婆婆心头暗自惊异，泰山一会，相隔不到十年，看来陆老儿在含功修为上，又精进了许多！

正想之间，只听山腰下响着一声洪亮佛号！

“阿弥陀佛，说话的是陆老施主吗？天视通神目如电，无运勿屈。老衲心折之至！”

一灯大师口诵佛号之时，当在山腰之间，但说到最后一个字，声音已到面前，崖顶上顿时多了一个慈眉善目，年已七旬以上的黄衣老僧。

崖上四位掌门人也同时站起身来，峨嵋白眉上人打讯道：“阿弥陀佛，大师也会亲自赶来，实出老衲意外！”

独臂婆婆暗哼一声，心想：“出家人原来也是势力眼，咱们都赶来了，难道少林方丈就来不得？”

一灯大师乍见四派掌门，全都到齐了。心头紧迫感一楞，连忙合十还礼道：“四位掌教，原来全在这里！”

独臂婆婆接口道：“连太师都会亲自赶来，咱们自然全知道了。”

她说话之时，目光一瞥，意思是说，老婆子用不着装点门面，实话实说，是受人要胁，哼，你们又何尝不是？

昆仑一鹤目光一射，干咳一声，道：“五大门派之人，目前已经全到齐了，照说，正主也该来了！”

冲虚子抬头望望一弯照月，点头道：“不错，七月初三，新月初上，该是时候了！”

独臂婆婆冷笑道：“只怕还有一位呢？”

昆仑一鹤先是一怔，继而点头道：“婆婆是说李……”

猛听山下响起一声长啸，啸声铿锵有力，只震得群山鸣响……

独臂婆婆脸一仰，冷笑道：“该来的，终于来了！”

一灯大师惊讶道：“李帮主？”

啸声贯穿云霄，迴绕空际，久久不绝，群山所发出的回声，来去冲击，越来越响！

啸声忽然而住，一条高大身影，快速不伦，穿上山崖！

此人身穿一件仅及膝的黄衫，左手挂一支黄布袋，右手握着一根通体碧绿的打狗棒，浓眉双眼，脸

如重枣，颌下一丛钢刷般胡子，根根如戟！

他，正是大明鼎鼎的丐帮主——李剑髯！

只见他身形乍停，环眼之中，光芒四射，立即双拳一抱，洪声大笑道：“五位掌门请了，有意思，有意思，老化子猜得没错，果然都有一份！”白眉以低拂号，徐徐的道：“阿弥陀佛善哉善哉，华山老施主说得不错。咱们都是受人胁迫来的！”

李剑髯捋短胡，叹了口气道：“真想不到咱们堂堂五派一帮，竟会栽在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子手下不成……”

他这句话，听得五派掌门人全都猛的一震！

昆仑一鹤急急问道：“什么？李帮主见到过她？是个二十出头的女子？”

李剑髯愕然道：“难道诸位不是应她之约而来的吗……”

话声未落，只听身后，有人朗声说道：“诸位既然都到齐了，就请进来吧！”

这声音是由崖后石洞中传出，五派一帮六位掌门人全都听得脸色一紧，迅速转过身去。

武当冲虚子不禁瞧了昆仑一鹤陆狷夫一眼，暗暗叫了声：“惭愧！”

众人之中，是自己和他来得最早，而且搜索过崖后石窟，凭他们两人，连石窟中隐藏着人，都没有发觉，即此一点，如果传出江湖，武当、昆仑两派，就已经栽到了家！

不，方才石窟中，决不可能有人，但此后自己就一直留心四周动静，也不可能有人偷偷地进去。

昆仑一鹤和他对望了一眼，耸耸肩，脸色讪讪的显然有些不大自然！

冲虚子修眉一掀，双目精光自动，朝石窟朗朗笑道：“贫道和五位掌门人，都是应施主之约而来，施主指明约会地点是在太乙崖上，并没有说在石窟中，施主何不请到外面一晤？”

石窟人低笑道：“难道这石洞不在太乙崖上？诸位愿意进来的，就请进来，不愿意进来的，在下并不勉强。”

昆仑一鹤皱皱眉道：“朋友到底是谁？这般鬼鬼祟祟在洞里，算是什么人物。”

洞中的那人没有作声，对昆仑一鹤所说来个不予理睬。

独臂婆婆怒声道：“进来就进来，难道谁还怕你不成？”

她性如烈火，话声出口，人已举步朝石窟洞走去！

昆仑一鹤突然道：“婆婆且慢，此人藏身石窟，不肯出来相见，敌暗我明，说不定有什么诡计，也未可知。”

独臂婆婆冷笑道：“咱们难道还怕他不成？”

李剑髯大笑道：“凭咱们六人，什么场面，没有见过？”

昆仑一鹤点头道：“不错，帮主方才曾说见到的是个女子，究竟是何等样人？”

大家经昆仑一鹤提起，分别全都把目光朝李剑髯投去！李剑髯目射奇光道：“诸位真没见过？”

他似乎略加沉思，徐徐说道：“此人一身红衣，轻功已大非异常，老化子也只是惊鸣一瞥，看去最多也不过二十出头……”

他底下的话，还没说完，只听洞中那人冷笑道：“诸位放着正事，尽说无谓废话，难道你们到太乙崖来，不想取回失物？在下无此耐性恕不久候。”

李剑髯一怔，低声道：“诸位可知此洞是否有出路？”

昆仑一鹤摇摇头道：“好像没有。”

白眉上人一手拨着念珠，说道：“听他的口气，好象另有通路。”

冲虚子心中一动，忙道：“贫道之意，咱们不如冒险一试。”

一灯法师点头：“道长说得极是，毋庸讳言，咱们五派一帮失去之物，自然全都关系重大，万一真要另有通道，此人一走，茫茫江湖，又到哪去找，老僧说不得只好进去瞧瞧了。”

说着当先朝崖后走去，峨嵋白眉上人，武当冲虚子，昆仑一鹤陆狷夫，华山独臂婆婆，丐帮帮主李剑髯同时起身跟着走去。

一灯大师手持念珠，步履沉稳，走进石窟，凝足目力，往里瞧去，只觉得十来丈方远的洞窟之中，一片黝黑，那有什么人影？心中暗暗一怔，忖道：“此人难道真的走了？”思忖之间，人已跨入石窟，在中间站定，双手合十道：“老衲等人，已遵指示，入洞来了，施主何不请出一见？”

石窟中依旧寂静无声，不见有人答应。

昆仑一鹤陆狷夫早烟管指指石窟，道：“这后面有一间石室，诸位请随老朽来。”

李剑髯大笑道：“走，老化子一生就是看不惯这种藏头露尾的人！”

他声音宏亮，话声出口，震得石窟中一阵“洪”、“洪”迥响！

两人一前一后，已朝石洞走去！

那漆黑的洞窟，愈觉得阴森黝暗，但在场的人，全是一派掌门，武林中的顶尖人物，眼看两人身形没入暗影之中，也都相继跟着进去。

这是一段曲折洞径，逼仄之外，仅可容一人通行，不到盏茶光景，众人已相继涌入，但目光一转，六位掌门人，不禁面面相觑，说不出话来！

原来这间石室，总共只有两丈见方，这时空荡荡的，什么也没有！

但方才那人的声音，明明由洞里传出，何况从前面大石窟，走到这间石窟，已是洞底，分明只是一个死洞，另无通路，也没有可供隐身之处，那么这人又会到哪里去了呢？

李剑髯突然大笑一声，道：“诸位道长咱们都上当了！”

一灯大师抬目道：“帮主必有高见？”

李剑髯目光扭转，徐徐说道：“大师好说，照老化的看法，这人在咱入洞之时，根本就在洞中，并未离去，他大半是以壁虎功紧贴在角道洞顶，那时咱们因洞径狭窄，不会注意到头上，他仅可等咱们一行人进入里室，才从容离去。”

一灯大师道：“帮主说得极是，此人纵使武功最高，也不可能来去无形……”

独臂婆婆大声道：“此人无故把咱们引来绝地，莫非有什么阴谋？”

冲虚子道：“此言有理，咱们还是速退……”

话声未落，突听狷夫“噫”了一声，身形倏地拔起两丈来高，伸手从洞顶倒挂着的垒垒钟乳之间，揭下一张白纸，飘落地上，道：“这是他留下的字条！”

众人不约而同的各自凑近一步，朝昆仑一鹤手上白纸瞧去，只见上面写着一行潦草的字迹：“诸位失物，均在石壁上小木箱中。”

昆仑一鹤抬头一瞧，果见右壁离地三丈外，一块凸出的石块上面，放着一只朱漆箱，这就丢下纸条，一纵身，往壁上掠去！

他号称昆仑一鹤，果然轻疾无比，大家只觉身影一晃，他已捧着木箱，回到原地，正待伸手揭开箱盖！李剑髯沉喝道：“陆兄且慢，快放到地上。”

陆狷夫回头笑道：“李兄怕他有诈！”

说着果然放下木箱。

李剑髯道：“江湖上的人心叵测，不得不防。”

说到这里，轻轻挑起箱盖。

大家目光，此刻全已集中在木箱之中，看有无异状，立即围了上去。

但见箱中端端正正放着一叠手抄书籍，那是：少

林“伏虎杖法”、“般若刀”、武当“两仪剑谱”、昆仑“小清剑诀”、华山“太白剑十八盘”、峨嵋“乱披风剑法”、丐帮“打狗棒法。”

三年来，大家都守口如瓶，讳莫如深，原来是各派武林秘学，全都遭人盗来了。

一灯大师低喧一声佛号，取出两册少林武学，纳入大袖中，其余诸人，也各自依次取回本门秘笈。

李剑髯最后取过“打狗棒法”，同时从箱底拿起了一张纸，目光瞥过，不由仰天大笑道：“好大的口气！”

独臂婆婆瞪目道：“他还说些什么？”

李剑髯随手递过，说道：“婆婆请看。”

独臂婆婆接着一瞧，只见上面写着四个大字：“不过如此！”

她性如烈火，这一瞧，不由白发飘动，怒喻一声：“这厮狂妄已极！”

独臂扬起，正待把纸条震碎！

冲虚子忙道：“婆婆且慢，反面还有字迹！”

不错，纸条后面，还有六个大字，那是：“须防乘隙蹈虚”。

已是仲春二月，天气还是那么严寒！连山头斜晖，都显得有气无力。

天气渐渐昏黑，风也刮得大了，大路边上一片树林，落叶簌簌，瞧不到一点春意，戟枯的树枝，被风吹得紧紧作响。

这是由即墨通往芦家庄的大路，也是芦家庄私有的道路，黄泥碎石，铺得平整宽阔，不输官道，一阵急骤的马声，划破迷蒙夜色，冲着怒号朔风，由远而近，人骑健马，一前一后，急驰而来！

光从马嘴上喷出的一道又一道白气，想是从远道赶来的，马上两人，不住的遥望着前面庄院貌，显然有着重大事故，因为，那所庄院，是赫赫有名的褚家堡——江湖上有“金刀，铁掌，生死判”之誉的齐鲁三义的老大金刀褚世海的住宅！

两骑快马，直驰庄院，来者直到临近大门，才勒住马缰，马上两人等不及庄丁们过来拢住马头，便迅捷无比的翻身下马。那是一个五短身材年约五旬的 older 和一个二十来岁的青年。

老者才一下马，就急急朝石阶上跨去，他神色显得甚是凄惶，瞪着一双满含泪光的眼，步履踉跄地直入大门。庄丁一眼瞧到来人，立即向同伴低说道：“德州姜二老爷到，快禀报小姐。”

老者似乎怀着一腔悲思，没时间和庄丁们多说，大步跨进二门，进入大厅，双目一转，看到厅上素帷

高悬，帷前供着大哥的灵位，一时再也忍耐不住了，大吼一声，扑到灵前，哭道：“大哥，姜老二来了呵……”

底下的话，还没说出，就号啕大哭起来，原来这老者是三义中的老二铁掌姜全，和他同来的少年，是老三生死判许占奎的儿子许庭瑶。生死判许占奎已在两年前故世，这次因大伯父突然传出噩耗，随同二伯父一起赶来。

许庭瑶跟在姜二伯父身后，恭恭敬敬叩了几个头。

“二叔……”

从孝帷后面，走出一个身穿重孝的少女，“扑”地跪倒在姜全面前，连连叩头。

姜全止住哭，抬头道：“璇姑你起来，大哥几时过世的？是得了什么病？”

璇姑含泪站起悠悠道：“爸爸是三天前的晚上去世的。”

姜全道：“大哥遗体，不知验了没有？”

璇姑道：“昨晚大验。”

铁掌姜全举手撩起灵幛，一脚跨入，只见堂上放着一口黑漆棺木，不由抚棺大恸，老泪纵横，怆楚道：“想不到姜老二迟来了一步，连大哥最后一面，都见不到了！”

这时早有人送下热面巾，姜全拭了把脸，心头忽然一动，正待开口！

璇姑双目红肿，咽声道：“二叔，许大哥，远路跋涉，请到书房休息。”

铁掌姜全是何等人物，听出侄女口气似有重大之事要说，这就“唔”了一声，即回头道：“许贤侄，咱们到书房去。”

说着大踏步朝书房走去。这间书房，正是金刀褚世海平日起居之室，姜全来过几次，但此时重来，见物伤神，心头倍觉沉重。

许庭瑶跟在身后，低低的道：“二伯父，大伯父好象是仇家害死的。”

姜全睁目道：“许贤侄，你也看出来？”

许庭瑶道：“小侄只是猜想罢了，方才褚大妹子说的话，其中似有变故？”

姜全点点头道：“不错，我也在怀疑，咱们齐鲁三义，在江湖上闯荡了三十年，难免和他人结冤，但大哥一身武功，从没放下，江湖上能在他金刀之下走出百招的人，为数已是不多，何况……”

说到这里，正好庄丁替两人送上香茗，便自倏然住口。

等庄丁退出，门外人影闪，褚璇姑一身孝服闪入书房，哭拜倒地，咽气道：“二叔，您老替苦命的侄女作主……”

说着，抽抽噎噎的哭了起来。

铁掌姜全早已料到死得蹊跷，慌忙一把抓住，急急说道：“贤侄女快起来，大哥究竟如何死的？你只管说出来，天大的事，都有姜二叔替你作主！”

璇姑止住悲伤，依言站起，拭拭泪痕，从怀中取出一个小小布包，颤抖着双手，小心翼翼地打开布包，里面赫然是一支两寸四五分的小箭，箭身通体蓝汪汪的，分明是喂过剧毒！她把布色送到姜全面前，流泪道：“二叔，这就是害死爸爸的凶器。”

铁掌姜全一颗心突突乱跳，双目圆睁，接过布包，一面惊诧的道：“袖箭！这是喂过剧毒的袖箭，大哥是身中毒箭而死！江湖上有谁用这种淬毒的袖箭呢？”

他后面的一句话，好像是自己心口相商之词，但话声出口，目光忽然移到箭杆中间，似乎有一小颗凸起的東西。

因此时天色已昏，箭身又是极细之物，是以粗看一下，不易发觉，心中一动，立即移进灯光，定睛瞧去！

这一瞧，铁掌姜全登时脸色大变，颤声道：“骷髅！箭杆上刻着骷髅标记！”

许庭瑶道：“二伯父，您瞧出这支毒箭的来历了？”

铁掌姜全只是摇摇头，沉吟道：“咳，贤侄女，你现在快快把经过情形，说出来听听，大……大哥究竟是如何被害的？”

许庭瑶眼看二伯父瞧到箭上雕着骷髅记号，就神色大变，话也说的有点吱唔，暗想：二伯父可能已经知道毒箭来历了！

只听璇姑咽声道：“这事说来真是奇怪，二叔，您是知道的，自从妈故世之后，爸喜欢独自静养，一个人住在书房里，不准有人惊扰，出事这一晚，庄中谁也没有听到什么动静，直到第二天清早侄女刚刚起床，就听到下人来报，说爸被人害死了。等侄女赶到，爸已经死在床上，额上中了这支喂毒袖箭，头脸浮肿，色呈紫黑，身子踉屈，却好像比平时缩小了些，若非爸的一身衣服，还可辨认，当下几乎变了一个人似的……”

她边说边哭，堪堪说到这里。

许庭瑶全身一震战慄，惊叫到：“二伯父，先父那日被毒蛇咬死，死状也是如此，难道……先父也被

人害死的？二伯父，侄儿……当日原也怀疑先父好端端的在家里，怎会被毒蛇咬死？”

铁掌姜全听得脸色越来越苍白，身子也不禁轻微颤动，目光只是盯在那支毒箭之上，强自压制激动心情，缓缓说道：“贤侄，许老三确是被毒蛇所噬，这点，当日经大哥鉴定，谅来不致有差，大哥从前到过苗疆，对毒蛇毒虫，颇有研究，他说咬死你父亲的毒蛇，是一种罕见的铁线青，只有苗疆才有……唉，袖箭上喂的毒药，好像……”

璇姑急急问道：“二叔，这毒箭好像是什么？”

铁掌姜全道：“照你方才说的情形看来，这种毒药，好像也出自苗疆，我是从前听大哥说过，苗族有一种毒得出奇的毒草，叫做钩吻，用这种毒草，熟炼之后，在喂箭簇上，中人必死……”

他似乎竭力思索着，又道：“难道大哥昔年和苗疆中人结上怨仇……”

许庭瑶道：“二伯父，大伯父中的箭上剧毒出于苗疆，两年前，咬死先父的青蛇，也出于苗疆，两者看去并无关连，但都出在苗疆，此事就显得并不寻常了。”

铁掌姜全点点头道：“我也是这般想法，大哥壮年，虽有苗疆之行，但事隔多年，从没听大哥说起过什么，即使有什么怨嫌，也不可能记到三弟的帐上，哪有三年之前先害了三弟，再找大哥之理？”

说到这里，忽然想起什么似的，回头朝璇姑问道：“唔，贤侄女你想想看，庄上近来可有什么动静，比如有人在白天或黑夜到庄上采盘，或者有人送本什么书信之类的东西？”

璇姑依然摇摇头道：“没有。”

铁掌姜全又道：“那么你可发现大哥近来神情是否和往常不同？”

璇姑依然摇摇头道：“没有，爸和平常日子一样，丝毫没有不同？”

铁掌姜全皱皱眉道：“这就奇了……”

说话之时，庄丁们已送上酒菜。

璇姑道：“二叔和许大哥，远途赶来，想必腹中饥饿了，先吃些酒饭吧。”

铁掌姜全此时满怀悲愤，那有心思食饭，褚璇姑更是悲痛欲绝，食难下咽，三人只略为进食，便各自停筷。

饭后，姜全装了一筒烟，打起火石，一口又一口的猛吸，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支淬毒袖箭。

忽然，他好像想起什么，打开烟荷包，两个指头一阵掏摸，从烟丝中摸出一颗黄澄澄的东西，在灯光

下面，只和箭杆比着直瞧。

那是一颗纯金雕刻的骷髅，璇姑瞧得一怔，说道：“二叔，原来你也有一颗，我时常看到爸一个人在房里耍玩，我问爸这是什么？爸就斥骂我，不许多问。”

铁掌姜全脸色凝重，把金骷髅和箭杆上骷髅比了一阵，只觉得自己这颗骷髅，雕刻精细，而箭杆上刻着的极为粗劣，似乎和自己的猜想不尽相同，不由直起背脊，透了口气。

许庭瑶忙道：“二伯父，箭上刻的，不知是否和这颗金骷髅相同？”

铁掌姜全摇摇头道：“我方才就是怀疑这箭和金骷髅有关，其实……唉，这已是几十年前之事，不可能会有关连……”

璇姑道：“二叔，这金骷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？”

铁掌姜全瞧着两人，道：“你们都不知道，唉，这还是十年前的事，大哥这座院庄院落成不久，咱们弟兄三人，偶然在劳山脚下一处河砾中，发现三颗纯金骷髅，当时就各人取了一颗，后来，据大哥判断，这三颗骷髅可能是当年骷髅教的东西，我一直把它塞在烟荷包里，方才因箭杆上刻有骷髅标记，使我想到这颗金骷髅上面，才取出来瞧瞧。”

许庭瑶道：“先父也有一颗，侄儿怎会从来没有见过？”

铁掌姜全道：“也许三弟随手弃置，不像我塞在烟荷包里。”

璇姑仰脸道：“二叔，你说的骷髅教，可在苗疆？”

铁掌姜全摇头道：“骷髅教远是二十年前的事，早就没有人提起了，据说……”

“啪！”窗前突然响起一声轻微的机器之声，一缕尖风破窗而入，直向铁掌姜全射击而来！

铁掌姜全江湖经验是何等老练，窗前发箭之声，才一入耳，身形迅疾一偏，只听“夺”的一声，一支两寸多长的喂毒小箭，已钉在他身后的板壁上面！

这支小箭，大小形式，赫然和从金刀褚世海身上起下来的，完全一样！

许庭瑶俊目放光，一个箭步，正待伸手去拔！

铁掌姜全回头大喝一声：“使不得，这箭上有毒！”

喝声中，双手一按桌面，人已疾身而起，穿出窗外，脚尖一点，一个鹞子翻身，踩上屋面，只见七八丈外，正有一点黑影，在屋背上一闪即逝！

这时，屋中两人，也已同时纵上屋面，褚璇姑手

提单刀，问道：“二叔，贼人可是逃走了？”

铁掌姜全来不及回答，口中喝了声：“追。”双足顿处，长身掠起，笔直朝黑影追去，喝声出口，人已飞出数丈处。

许庭瑶，璇姑两人，那还怠慢，立即施展轻功，跟踪而追去。

前面两人，去势极快，许庭瑶和璇姑功力较弱，不大一会工夫，便被丢落老远，但两人那里肯舍，只是朝着前面两人奔去的方向，急起直追。

追了顿饭的光景，人已赶到劳山脚下，住足一瞧，茫茫夜色之中，除了黑压压的山峰，那里还有姜二叔和贼人的踪影？

璇姑心切父仇，急着直蹬脚，回头道：“许大哥，这里一共有两条入山路径，我俩该往那里追呢？”

许庭瑶道：“大妹子家在这里，当知这两条路，那一条便于逃脱？”

璇姑想了想，说道：“朝南那一条，是游客们观潮的地方，通到一处临海峭壁之上，朝东是入山路径，这样吧，咱们不如分头追赶，许大哥，你朝南去，那边总共只有十来里路，如果没有动静，再赶回来就是。”

许庭瑶见她这般说法，只得点点头应好。璇姑话声一落，立即柳腰摇动，跃身朝东奔去，许庭瑶也就腾身而起，遥向南山坡上掠去。

这一条山径，乱石嶙峋，斜斜向上盘去。许庭瑶手扶长剑，耳目并用，一路轻蹬巧跃，提气急掠，不知奔了多少路程，依然不见姜二伯父的影子，心中不禁暗暗嘀咕，莫非贼人并没有朝这条路上逃来？

但继而一想，姜二伯父一身功力高过自己甚多，真要从这条路追来，也已远在前面，褚大妹子既说这条路一直通到临海峭壁上，自己好歹也得赶去瞧瞧，再作道理。

心中想着，脚下不住加快，只是循着山径，一路急奔！转过山腰，山径已到尽头，前面是一片突出海面的崖石，海潮澎湃，声如雷鸣，纵目四顾，那有人迹？正待转身！

蓦地身后响着一声阴森的冷笑！

许庭瑶心头一惊，连忙移步转身，都嫌不及，只觉一股强猛绝伦的掌风狂飙，有如怒潮汹涌，撞到身后，再也站立不住，一个身子登时飞起，朝崖下落去！

铁掌姜全和贼人首尾相接，紧追不舍，一路上，心中也暗暗吃惊，他一直认为自己虽已铁掌出名，但轻功一道，江湖上能够胜过自己的，也并不太多，没

想到前面的贼人，身法之快，似乎还在自己之上。

他因大哥被害死，满怀悲愤，此时更激起好胜之心，不住的提吸真气，尽力施为，渐渐把身后两人，丢落老远。

他只当许庭瑶和璇姑两人虽然跟不上自己，但两人作伴同行，不会落单，是以只顾朝前直追。

前面贼人，似乎存心诱敌，等到奔近劳山脚下，身法突然加快，疾如鹰隼，蓦地凌空而起，闪电投入左前方一片树林之中。

以铁掌姜全的眼力，追了这一阵功夫，仍然瞧不清楚对方的模样，只知是个身材高大的人。

这时眼看对方投入林去，心头大怒，振吭大呼道：“恶贼休走！”

铁掌姜全为人机智，从来不肯轻举妄动，但此刻因大哥逼死，心头仇怒交织，那容对方逃出手去，同时也顾不得林内有没有埋伏，喝声出口，人已横空追扑而入！

铁掌姜全久历风浪，跟踪入林之后，倒不肯孟浪，停下脚步，宁精调息，运起千里听视之术，耳目并用，灵巧有如狸猫一般，借着树身掩护，悄悄深入。

他知道入林愈深，枝叶愈密，透不进星目之光。

自己瞧不到对方，对方自然也瞧不到自己，就算追上贼人，不但无法动手，而且也没有制胜的把握。

但对方手上，却握着一管立可制人死命的淬毒匣弩，只要对上了面，就可先发制人。

他这一盘算，顿觉自己不宜太过冒险，当下悄悄转到一棵树后面，有了隐蔽，大声喝道：“恶贼，你既敢下毒手行凶，如何又缩头缩尾，不敢见人，还不出来和我姜老二决一死战？”

话声说完，立即跃到另一棵大树之后，侧耳细听！

等了一会儿，不见有人答应，四周也静寂无声，好似那人已离林远去。

铁掌姜全渐渐忍耐不住，厉声喝道：“恶贼原来是只会暗箭伤人的江湖下五门鼠辈，姜老二不把你碎尸万段，誓不為人。”

口中骂得恶毒，其实却丝毫不敢大意，功凝百穴，气贯全身，双掌紧护胸前，朝前搜索深入。

在他想来，只要对方开口，自己就可跟踪扑击，好歹得和他拼个死活。

那知这一搜索前进，在这片深林中绕了大半个圈子，依然不见丝毫动静，真像那人已离开树林！

铁掌姜全毕竟在江湖上混了多年，此刻越是愤怒难遏，越是能够镇摄心神，心中暗想：以贼人的身

法瞧来，武功决不在自己手下，假如他已在自己搜索行进之时，悄悄离开，此人可说狡狴之极，今后要想替大哥报仇只怕连线索都不易找到了。

但如果他还隐匿在林中，以他的身手，居然让自己辱骂，不露声色，那么可见此人心胸阴沉，手段险恶，更非常人能及，实在是后患莫大。

正在转念之际，蓦听林外响起璇姑的声音，叫道：“二叔……”

“啊……”喊声未落，接着又是一声惊叫，好象遇到有人袭击！

铁掌姜全听得悚然一惊，连忙大道：“璇姑……二叔就在这里……”

口中喝道，人随声起，连纵带跃，迅速朝林外奔去！

璇姑只叫了一声，便趋寂然！

等铁掌姜全闪电掠出林外，举目四望，那里还有璇姑的身影？莫非她在这瞬间之时，已中了贼人暗算？

一时间急怒攻心，尽赤双目，大吼一声：“恶贼，姜老二拚着老命，也要和你周旋到底……”

双脚一蹬，正待重新返入林中！

突然，耳中依稀听到自己身后，响起一声阴森冷笑，心头猛惊，霍地转过身去，只见自己身后，不知何时，站着一个人身材高大的青袍老人！

目光炯炯，面露狞笑，手上正握着一支黑黝黝的箭筒，对准自己的胸口，卓然而立！

铁掌姜全这一和他对面，登时惊得一呆，两眼突出，额上汗水像雨水般掉了下来，惊骇得叫不出声来：“你……”

“啪！”箭筒机簧响处，一支淬毒短箭已射上心窝，铁掌姜全连第二个字都没有出口，翻身往后就倒！

许庭瑶被一阵强猛掌风，扫落悬崖，此外削壁临海，悬崖距水面虽只二十来丈上下，但海底却深无比！

他一个倒栽葱，头下脚上，朝下摔落，连转个念头的工夫都来不及，耳中只听“澎”的一声，身上一凉，人已直往海底坠去，口中同时涌进一阵咸苦海水。

他从小生长在陆上，不识水性，情急之下双手挣扎着向四处乱抓。

须知一个人落入水中，你只要不用力气，把四肢放松，自然会浮起水面，但如果越挣扎，越往下沉。

许庭瑶这一挣扎，手指所触到的，尽是滑不溜手

的岩石，一口又一口的苦涩海水，却直向喉头灌入！

渐渐失去挣扎！也失去了知觉！

不知过了多少时候，他恍惚感到身子，虚飘飘的像在云端流动，也好像站在一处虚无飘渺的黄沙之中，天地晦冥，一望无际！

渐渐，又觉得自己腹上，好像压着一块千斤岩石，隐隐生痛。

又过了一会，渐渐感到身子一阵寒冷！

这一阵寒冷，却帮助他恢复了不少知觉，感到头痛欲裂，腹空如洗，眼皮沉重得无法睁开！

渐渐，他记起自己和褚大妹子追赶贼人，自己朝南搜索在一处临海的崖壁上，被一股强猛掌风撞出悬崖……

难道自己并没有死？

许庭瑶一念即此，精神陡然一振，同时耳中也听到四周澎湃激撞的水声！

原来自己还在水中，只是自己身子已搁在凸地之上，他努力试着睁开眼睛，眼球刺痛得有如针扎，但终于睁开了。

这是海边一座高大的崖洞，两边石壁如削，底下水深莫测，自己身子扑卧在左手石壁底下的一块礁石之上。

“总算拣到了一条生命，”许庭瑶缓缓呼了口气，挣扎着坐起来。

只觉全身骨节有如散了一般，丝毫用不上力气，当下缓缓盘膝坐定，澄心静虑，做了一会运气功夫，渐渐感到精神好转了许多。

但相继而来的，是腹中饥饿，赶情儿先前灌下的许多海水，全已呕出，所以腹空如洗，简直难以忍耐！

回目四顾，除了石壁底下长的许多海藻，那有可吃的东西？此时饥不可择，只好俯下身来，捞了一把海藻，放入口中咀嚼。

这些海藻，在海水生长，又滑又腥，但他顾不得许多，边捞边吃，直吃了许多下去，饥火方得稍抑。

他稍稍打量四周地势，这一打量，不禁暗暗叫苦。

原来这座石窟，除了自己停身的礁石之外，两边石窟相隔约有十丈来宽，不但壁立如削直插海底，而且其深无比。

要想出去，难如登天，他边看边想，实在想不出丝毫办法，只好愤然坐下。

这样挨了几个时辰，只听到洞外潮声滚滚，海水一浪又一浪的朝洞里涌来！

浪花冲击，水势随着升高，自己停身之处，海水

渐渐淹了上来，无法再坐，只好站起身来。

那知转眼功夫，海水已淹没脚背，再过了一会，已淹上膝盖，身子站在水中，已感摇晃得拿不住桩。

他心头不由大急，暗想：照这情形下去，自己难免仍被浪花卷去不可。

心念转动，目光直朝左首右壁上不住的打量，忽然，发现距自己一丈来远，石壁斜斜向里弯去，似有可供攀登之处！

许庭瑶这时想到，为了不被海水卷去，暂时先攀上石壁，歇歇脚再做打算。

心中想着，缓缓吸了口气，双脚在石上用一点，手先入后，一纵而起，朝壁上扑去！

双手狠命抓住壁上石窟，足尖也正好落在石壁稍微凸出的部位，偏着头，把整个身子紧紧贴在壁上。

此外离水面约有一丈来高，不会被海水淹没，但只有手指抓住一点石尖，和一只脚尖站在岩石之上，身子无法移动，哪能持久？

许庭瑶半边面孔，贴着石壁，连想低头去瞧瞧都无法办到，心中好生焦急，只得用脚作试探性的向前虚踩。

忽然发现自己立身之处，好像是一条石梗斜斜向内伸展！

许庭瑶紧贴石壁，手脚并用，慢慢摸索着，沿壁爬去，入洞渐深，眼前也越是黝黑，脚下石梗，却依然向里延伸，不知还有多少远近。

这样又爬行了足足一顿饭的功夫，石梗已到尽头，脚下忽然踏到实地，那好像是一个大窟窿，空空洞洞的伸手摸不到什么。

海澎湖声，似乎相隔已远，声音渐低！

许庭瑶这一会儿工夫，只爬得双手酸软，一手扶着石壁，略为休息了一阵，心中暗想，今日所遇，真是历尽艰险，死里逃生，这番经历，连自己都料想不到，只是自己爬到这一绝境之中，不知如何才能脱险？

心中想着，不禁仰天发出一声长叹！

忽听远处也有人幽幽的叹口气！

许庭瑶大吃一惊，身上毛孔，几乎根根直竖，侧耳细听，却又寂然无声！

许庭瑶壮着胆子，大声喝道：“是什么人？”

喝声出口，只听一个模糊的声音，隐隐问道：“是什么人？”

许庭瑶道：“你是人是鬼？”

那人也道：“你是人是鬼？”